

往事情怀

童年记忆里的腊八粥

文/张英

又是一年腊八节,突然好想喝腊八粥。近几年,母亲年纪大了,腊八节那天姊妹几个也不能得空回来一起聚餐,所以母亲做腊八粥的兴致不像过去那么高了,不再每年都做腊八粥。而我小时候喝腊八粥的记忆常常浮现在脑海,想喝腊八粥的念头也变得强烈起来。

心血来潮,今年我想亲自做一回腊八粥。我依然按照往年母亲的做法,用豇豆、芸豆、黄米、麦粒米、红枣和花生米,另外多添加了桂圆、莲子,提前夜里淘洗净用水泡着,翌日早晨起来熬制。锅内舀多点水大火烧开,下入各类豆子、莲子、麦粒米和红枣煮,煮制豆软下入小米、黄米和糯米再煮,用勺子隔段时间搅动,煮得豆烂汤稠米熟,就能关火盖锅盖再焖一会儿。然后打开锅盖用勺搅匀,盛一碗,浇上提前熬制的肉臊子汤,尝两口,味道是那个味儿,却还是没有小时候的感觉。一碗腊八粥,牵起我小时候那温暖的记忆。

小时候,父母特别重视腊八这个节日。到那天,母亲都要做腊八粥,好似一种仪式坚持了许多年。

腊八节的头一天晚上,母亲就提前将黄米(黍米)、豇豆、小米、搓去外壳的麦子粒、芸豆、花生、红枣——挑拣淘洗干净后泡上,各家根据口味和食材的不同做得稍有不同。鸡叫头遍,母亲就起床开始做。其实每年母亲几点钟起床做腊八粥,我们都不知道,我们总是在睡梦里就被母亲叫醒,让我们喝腊八粥。睡眠惺忪的我,使劲儿揉眼睛,屋里微弱昏暗的煤油灯下,炕桌上已为我们盛好了粥,屋外还黑漆漆的,本来还未睡醒的我们,哪有胃口!母亲说,先让我们小孩子喝,然后大人再喝,这一改往常饭桌上长辈先吃的习惯。腊八粥让我们先喝,据说这样是为了来年企盼那些日期短却冒穗的庄稼先成熟。还叫我们悄悄地喝,不许大声说话,要是大声说话,吵醒了鸟雀,来年秋天谷物成熟,会被鸟雀们偷吃。浇上肉臊子

汤的腊八粥此时刺激着我的鼻子,勾起了我的馋劲儿。我们慢慢地喝,往往是喝完了腊八粥,东方才泛起了鱼肚白,天色渐渐亮起来。

全家喝过腊八粥,母亲走出屋外站在南屋屋檐下,取下提前搁在屋顶上的汤碗告诉父亲,汤已结冰,哪边凸出来,哪边凹下去,说着母亲将腊八粥汤碗递给父亲,讨论着来年哪里会风调雨顺,哪里会收成差些。我一直忍耐着,待父亲看过后就迫不及待地从我父亲手里拿过汤碗,仔细瞅个究竟。碗里汤已凝固,发着绛红色诱人的光泽。此时疑惑,想为啥这个汤色比我喝的粥更加好看诱人呢?其实那时屋内煤油灯下还看不清楚,一碗粥就已经下肚了。细看发现真的有凸出来的地方,有凹下去的地方,但为啥会形成这样子,我当时是咋都想不明白,就感觉好神奇!剩下的腊八粥,搁起保存着,第二顿饭

时热了再吃,吃不完还有剩余寓意“年年有余”!

经过春播夏忙秋收,冬天里,人、畜开始休养生息,不再紧张忙碌。牲畜加料养膘,父母开始缝新补旧,

母亲要给我们姊妹们做鞋,拆洗被褥和棉衣,父亲给我们织毛袜子、毛手套……我们盼望着过年,期盼过年穿新衣服,馋过年吃的饭。一首童谣唱得好: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……”

过腊八节,喝腊八粥。腊八节的到来,拉开了春节的序幕。一过了腊八节,父母便开始掐指筹划,数着日子一天一天置办过年的吃食。年关将至,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忙碌着,为过年筹备着,辛苦一年,除夕夜、春节要吃喝玩乐庆祝一番,祈盼来年丰收吉祥安康。

过腊八、喝腊八粥的习俗世代代流传下来,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得以保留、传承。也希望这些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美好祝愿的传统习俗一直传承发扬,成为我们心中美好的记忆名片。



生活笔记

忙年

文/张玉山

记得从前在故乡,一进入腊月,人们便开始为过年而忙碌了。

每天天不亮,父母就起来开始忙营生了。因为当时村里只有一口咸水井,井水极为苦涩,实在难以下咽。所以父亲就和村里人一起,赶着马车到附近黄河岸拉冰,几日下来,晶莹剔透的冰块便存满院子的角角落落。母亲则忙着煮染衣物,并把大人穿过的旧衣服里面朝外改做成我们的新年服装。母亲常说: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在母亲的教导下,勤俭持家成为我们家的一贯家风。

腊八一过,人们便开始忙着做年货。首先是蒸点心。父亲一大早就把炉膛里填满了炭块(那时候,村里人平时是舍不得烧炭火的,只烧柴火),锅里的水不断滋滋作响。母亲和前来帮忙的女人们开始兑碱、揉面,然后将揉好的面分成大小适中的剂子,再将剂子一个个揉成圆的面团,放进已经上锅的笼屉里,开始大火猛蒸。这时,蒸汽充满整个屋子,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满屋子嬉戏打闹,很是开心。很快点心出笼了,白白胖胖的,再用筷子点上一个个圆的小红点,就显得更加喜庆了。

紧接着,晚上便开始炸年糕和油圈,生活条件好的人家还会炸一些麻花。但这完全不同于白天蒸点心时的轻松、热闹场面,整个过程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大人不能轻易说话,孩子更不能随便进出和吵闹。本来油烟呛得人满眼是泪,咳嗽不止,但必须忍着,绝不能说出“呛”字来。否则,据说锅里的油就会无形多耗费许多。无奈,我们几个孩子只能用被子蒙住头,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一过腊月二十三,人们便开始纷纷忙着打扫家。每当这时,闲置了一年的刷墙刷子便忙碌起来,不是东家借就是西家借。这天,我们全家老少一大早就起来,把家里所有能移动的物件都一一搬到屋外。院里长长的晾衣绳上,晾满了一块紧挨一块的被褥,我们便从两层被褥中间跑来跑去,觉得非常有趣。当屋子打扫干净,最后将五颜六色的窗花贴到窗户上时,整个屋子一下亮堂起来,过年的氛围更浓了。

终于忙到了大年三十,孩子们早早起来,迫不及待地洗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新年衣服穿上,兴高采烈地找小伙伴玩耍去了。大人们则忙着贴对联、垒旺火,并忙着张罗一桌丰盛的午饭。饭后,人们又开始忙着准备晚上包饺子

的面和馅儿。等忙到晚上,子时一到,全村人几乎同时将旺火点燃,紧接着烟花爆竹齐鸣,瞬间,整个村子火光闪耀,炮声连天。随后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开始吃盼望已久的“接神”饺子……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